

我思我写

灵魂的空间

□周子湘

10年前,我在新加坡一座电子厂的车间里,身穿防尘服,戴着防尘手套、防尘口罩,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,只留两只眼睛,在电脑上偷偷敲击着键盘,我不是在写工作报表,而是写小说,所以只能偷偷地写。

我没有电脑,只能用工作的电脑写。我要一边构思人物和情节,一边防着组长进车间巡查抓到我。尽管小心翼翼,但有一次,还是被抓住了,组长说我上班不务正业,我无言以对。后来有一天,她在新加坡的《联合早报》上发现一篇我发表的小说,她主动对我说:“你写的小说我看了,不错。没想到你还真会写。你买台电脑在宿舍写吧,我不抓你。”

于是,我攒了很久的钱,花2000元新币(一万元人民币)买了台电脑,在宿舍里没日没夜地开始写作。

我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打过工。在新加坡,我的工作是在一座电子芯片工厂,负责检测芯片,从晚上7点到早晨7点,12个小时的夜班,我上了近3年。每天早晨,别人从梦中清醒,我却刚刚下班,把自己扔到房间里,一扔到床上我就累得很快睡着。日复一日,体力上的辛苦可以忍受,但是异乡的孤独与漂泊,是最令我难以承受的。我经常看着宿舍门外被晨光拉得长长的孤独的身影,对自己的影子说:只有你与我相伴了。

孤独之中,我曾无数次无声地呐喊,但那呐喊被巨大的空间和黑夜里涌动的时间所吞没。在异乡的艰辛与漂泊中,惟有写作,是我能与自己的心交流,安妥我灵魂的事。

除了写作,我还喜欢读书。每天上夜班,别的女工都会带些零食,而我的包里总是装着一本书。我的宿舍不远处,是新加坡一家图书馆,我的图书证上,有很多红印记,是借阅率最高的读者,以至于图书馆的管理员认为我信誉良好,可以宽限借阅期。

当我从胡安·鲁尔福的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中看到他笔下的村庄时,我心有所动,这座枯燥、机器轰鸣的工厂,为何不能幻化成为我新的小说呢?

多年的打工经历,是我一段丰富的生活经历,那些

痛感和质感,像一根藤蔓,和我的生命紧紧纠缠在一起。我为什么要将这段经历写入小说?因为小说是渗入生活、关注人的内心,挖掘灵魂深处人的精神的产物。一个好的写作者,应该是一个时代或个体情绪的捕捉者。一个人的心灵,一群人的心灵,一个时代的心灵,是小说这个容器所承载的精神内核。

那些零零碎碎的小说,渐渐被我整理成一个系列:海外打工系列小说。

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2017年第11期的中篇小说《天涯厨王》,描写了这样一群人:中国人闯南洋。一个庞大的群体,却是隐形的。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里,散落着这些走出国门的海外打工者。有600多万中国海外务工兄弟姐妹,生存在不知名的国度里,角落里。他们不被人发觉,我力图书写出他们的心灵故事。

这篇小说塑造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女主人公李绣娘。在承接祖辈厨艺的使命感中,经历了厨王祖父下放新疆农场、父亲含辱一生无法施展厨艺贫病而死、自己到新加坡打工拼搏一系列的生活挫折和人生动荡之后,李绣娘依然坚持不懈,追求自己热爱的厨艺。当她在厨王大赛中被自己的徒弟陷害,输了比赛后,却用自己真实的厨艺征服全场,成为无冕厨王,在异国打工生活中活出人生的精彩。小说描述了普通人的奋斗、求索过程和精神历程,是一篇平民奋斗、女性成长的小说。

2017年第11期的《小说选刊》上,转载了我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第10期的小说《慢船去香港》,这是我的一段香港打工记忆。我曾在一艘香港的邮轮上工作,邮轮上有很多来自内地的打工妹,我也是其中一员。这群女工带着梦想,也带着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和碰撞,在异地他乡生存着。我用自己的笔,记录和挖掘她们灵魂深处的诉求,触摸她们的脉搏跳动。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茉莉,她的人物原型就来源于我曾经的同事。

另一篇小说《新加坡河的女儿》,描写了一群小人物——陕西女子纵贯10年间,在新加坡这块土地上打拼、生存的真实状态,异国他乡,顽强生活,精神和肉体

的沉痛与撕裂,但又是在这种鲜活的生活中心,朋友、同事、伴侣、老乡,相互倾轧却又相互砥砺,写出变革时代的沧桑感和国人在异国生活的艰辛与厚重,是一代青年面向世界的探索意识。

中篇小说《惘然记》,是另一个打工者的故事。大陆青年何本昌在香港工作期间,和大陆女青年阿倩既是同事,又是一对情侣。何本昌一心想和阿倩攒够钱结婚,留在香港,就连名字也改为香港人的叫法“阿昌”。而结局却出人意料,生活在某一个拐角处,突然急转了一个弯。阿昌和阿倩的命运完全逆转。

如果说前一篇小说写了打工者的“出走”,那么这一篇小说写了打工者的“归来”。外出打工,挣了钱,回到家乡后,打工者如何面对多年生疏、消失的生活环境,面对落差和失意,如何在这种漂泊的身份中找回自己?这是这篇小说展示和思考的问题。

小说说到底还是写人性。张爱玲曾说:“写小说的人,这是我的本分,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。”我有一篇小说《女人花》,写现代商业社会中人情、人性的冷暖,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绿月,是一个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,在商业竞争和城市生活中,她经历了挫折、孤独、裂变的过程,生活的残酷就摆在她面前,可她不得不接受命运的非难,活下去。

有的人看了小说对我说,你对绿月真狠,让她在结尾中那么无望。可我知道,她是一类不向命运屈服的女性,在她身上,有小人物的挣扎,更有不屈的精神。

我的小说,始终是在探索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。我安妥着自己的灵魂,也安妥着他们的灵魂——他乡,冰冷的机器,是刺进打工者灵魂深处的一根芒刺。我的创作激情隐藏着直面自我的深切感触,小说,是抚平这根芒刺的手,它令我平静。

一个人物的命运,包含着人性深处的真实和复杂面。我的小说只是一扇窗,展现中国打工者的故事,观照他们不为人知的精神世界。我希望扩展的,是灵魂内在的空间。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高研班学员)

□赵 娜

书海一瓢

“木头抱着木头,在舞蹈”——读陆燕姜诗集《静物在舞蹈》

我被广东女诗人陆燕姜的诗裹挟,感觉到瀑布一样向下激流的快感和质感,是读这本《静物在舞蹈》。读了一首又一首,停不下来,在书的封面上,与书名并排竖写着:木头抱着木头,在舞蹈。这个诗句重新发现了“林”,由此,跟踪她的诗句,重新发现了铁、木、水、火、泥土,重新发现了万物。

难道诗人不是万物的设计师?以万物为题材,以身体感觉和心灵游弋为羽翼,在世间修行、飞行、修辞、赋形。人在万物之间,从未逃离万物。人的不安随个体成为个体之日而来。所以设计大师黑川雅之在《素材与身体》里才说:“人们俯身去感受大地,或是藏身在山林之中,伸手触摸岩石,在万物中试图寻找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不安的方法。”读陆燕姜的诗之前,我会关注事物的形状和寓意,读了她自觉建构的诗意之后,我才更深刻地思考回归所有呈现之物的本质。

陆燕姜说《戈》:仅仅那么一寸/让它与这个时代势不两立/——它终于真正获救/并透支了来世。她在寻找事物背后的寓意和心灵的救赎,诗人难道不是那些具有为万物命名野心的人?她说:土坯房的四壁/影子钉在墙上。这一个“钉”字,抓住了人的目光和灵魂。我们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影子钉在墙上自问?质问存在也质问自身。广东诗人具有强大的命名和书写的自觉,郑小琼写《玫瑰庄园》,陆燕姜写《静物在舞蹈》,都是有意识有体系的建构。比起其他自发表作的诗人,远远走在前面。

然而,命名之后呢?每一次对一个事物的咏叹,都是一次绝响式的冒险,命名

之后,是把万物回归到万物的旷野。在这方面,她的诗还在路上,人生经验也在路上。意义的探寻是无穷尽的,每一次舞蹈过后,是长久的黑暗和沉默。舞台的幕布会拉上,黑暗中沉睡、孤独、看月光的人生,占据着更多生命的真相。我读诗,对我自己的创作有启发,在阅读期间,我写了《土气》:一切竹、木、瓷、铁、骨/均归于土。我们是在诗意中行走和修行的人。读了《静物在舞蹈》,我还写了一首诗作为对她的诗的回应,也可称作论诗诗。论诗诗古已有之,一直是诗歌传统中的一个存在形式,我用现代诗论现代诗,有意识地接续这个传统。

在时间的飓风里,突然停下
你把我放上针尖
放上铁椎
放到太阳无法收回的芒上

我抱住了诗
抱住语言
抱住虚空
抱住一条白线

这是阅读的快乐
这是奔跑的快乐
这是词的快乐
这是驼铃之后高音弦的快乐

在时间的悬崖边,停下
眼帘上渗出露珠
与你携手纵身一跃
挂上松枝
坠入石壁

露珠跳出了时间
——《露珠跳出了时间》

露珠永远无法跳出时间,然而在诗的世界,对万物的发现,与对时间、生命本质存在的超越是同一个过程。在写诗和读诗的历程里,我们最终将发现什么?我想不过是“三光者,天地人”。可是,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需要一生一世。诗人就是那些面对自己的人生、面对天、面对地,不断地探索、触摸、表达的人。从《骨瓷的暗语》《静物在舞蹈》到这本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空日历》,她的探索越来越深入,从命名,到命名之后生命与万物更细腻深入的接触。存在,在时间与万物之中以千万种形式展开。

《空日历》展示了一个成熟的盛年女人对爱情、生命、时间的想象和感觉。“我是海。伸长的手臂/无论如何努力/也拥抱不到自己”,这样一种绝望的空旷,既含着向万物展开的辽阔,又清晰而疼痛地传达出个体被抛出一瞬间的体悟:生命可以向整个宇宙展开,但是无法安置自己。这是诗人的宿命,也是人类的宿命。在这向无限大和无限小不断突破的人类世界,人类征服宇宙,科研无限地前进,人类的触角延伸到无穷,然而同时,一切向外的延伸都无法拯救自身。一个男人或者女人,都是不完善的,追求完美、完整、完好的理想也在无限地延伸,人类不知道是回到原生态的原始自然,还是回到无限的现代化的自动世界。

诗人自问《囚徒,是的》:可是她已掉进自己手执的杯盏里/作为回忆的人质/和自己的倒影,捆绑着生活了整整一生。这像一个寓言,把生活给予人的安

全全面纱全部揭开。我们是自己的囚徒,是爱情的囚徒,是活着的囚徒,是被暴徒无形管制的囚徒。我们终其一生,不过是把囚徒的放风面积扩大一点又一点罢了。然而,正因为如此,自由一直是超越时空的梦想。自由是一把伞,有可能带着人升空。

诗人一定是一个会跳舞的女子,品味着舞蹈中的细节和感动。也是一个爱生活的女子,她对节气、对一切幻想和意象,都进行了细细的打磨,像一个仔细打磨现代生活的铁匠,她的文字是铁,而她的诗就是她的设计。“振翅的石头”将飞向何方呢?“心灵在历史之前/时间等待验证”,而生命是时间的验证机。一切都将 在生命体上滚过,一切的石头,一次次滚过。生命不绝,舞蹈不止,滚动不止,飞翔不止。

一本诗集里所有诗都没有标明创作时间是个遗憾,对于读者来说,读的不仅是诗,更是人。一个诗人要用一生写一首整体的大诗,我觉得诗人的诗也如她的生命一样,刚刚成熟,透着饱满,也透着不确定性。就如最后一首诗里命名的惶惑——“我是说,我骑在词语的肩膀上”,她解构了“情人”和“诗人”这两个词。一切过程和解构,都是对生命某一阶段的总结和回望。诗歌就是“正在烧烤架上回忆的秋刀鱼”,在疼痛中回忆,发出独有的气味和光芒。

无论到何时,愿“木头抱着木头,在舞蹈”,那种美和暖,那种面向万物的姿态,一直在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

□钟秀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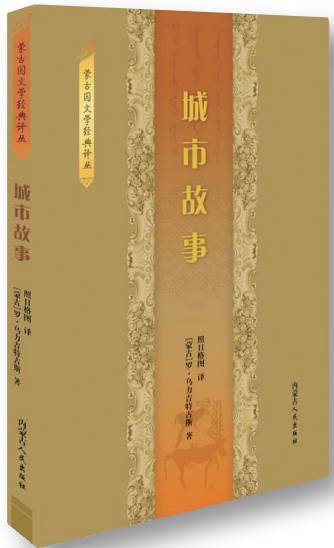
的大鱼是王璇院长,那条纯白的文静的鱼是张俊平老师,那条一身纯黑又不合群的一定是曹寇,又长又扁的是朱昱鸾,总也不肯游过来,不知跑哪去了,大着肚子又长又壮的是小二,最爱窜来窜去好像很有力气的是王昆……

海嫫从池塘边经过,说要去买泡面吃,被我们叫住。她穿着黑色滚金边的裙子,我们马上找到一条黑色缀金的小巧玲珑的鱼儿,将她命名为海嫫。海嫫高兴地拍手,说我还以为里面没有我呢,还好也有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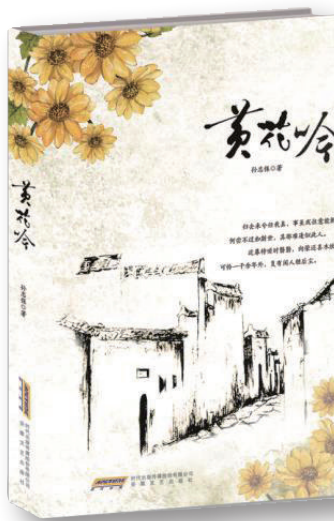
想象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,你看它像,它就像了;你说它是,它就是了。我忽然明白,为什么每天傍晚,总有一些同学爱坐在池塘边,或闲聊、抽烟、或喂食,让时间在与鱼的对视中悠闲度过。他们说鱼在约会,鱼就会约会给他们看;他们说鱼在说话,鱼就会说话给他们听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)

桃李天下



照日格图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,他翻译的《城市故事》近日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。《城市故事》收入蒙古国著名诗人、女作家罗·乌力吉特古斯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2篇。这些小说运用现代经验和女性视角阐释蒙古人的城市生活,手法新颖,思维独特,在蒙古国文坛中有独特的地位。



孙志保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八届高研班学员,其长篇小说《黄花吟》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部小说以富有诗意的笔触,描述了文学硕士王一期和女友刘小茜在北方小城黄花10年的生活经历。王一期个性鲜明,希望过安定而闲适的生活,然而被裹挟在俗世的生活里无法自拔。他在庸俗的斗争中陷入无尽麻烦,最终选择了逃离,但是他相信,当他再次回到这里时,将看到一个美丽的黄花城。



陈艳敏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,其散文集《那些地方》近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本书是“笈边琐记”系列丛书之一,从人文的角度记录了作者生活或游历的地方,以居住地北京为基点,辐射到北京周边、全中国以至亚洲、欧洲等地,并对故乡山东给予了特别关注,带领读者领略异域风情及自然、人文景观。该书笔触温暖细腻,表达着对于生命、自然以及人文文化的深入思考。



鲁镇白描书

东庄西苑

鲁院鱼事

我在午餐时要了一个馒头,鲁院食堂里打饭的师傅瞧了瞧我的个子,特意少铲了一点饭。浪费不是一种美德,我们都心照不宣。只是他一定不会知道,我要这个馒头是为了喂鱼。饭后,徐俊国与我前后脚进了电梯,听说喂鱼,也兴致勃勃地一起出了院门。

天气正好,也无晴来也无雨,只有一缕一缕的风透过柳条儿拂过来。池塘里,睡莲已经露头,几片嫩叶子躺在水面上,在波光里柔柔弱弱地摇。锦鲤围在睡莲边上转啊转啊,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疲倦。徐俊国大声招呼着鱼儿们:“快来了快来了,有吃的了。”我真担心把它们吓跑,没想到鱼儿们却探头探脑地似乎知道有好事将至。

我们在池塘边的石头上坐下来,将馒头择成一粒一粒的小碎屑,撒在水面上。锦鲤们精得很,迅速游了过来,围成一圈,争相啄食。究竟是鱼儿们用语言传递了信号,还是水花的涟漪惊动了对面

的鱼群?很快的,远处的鱼儿们成群结队、摇头摆尾地朝着我们逶迤而来,在水面上极有韵律地舞动着。它们东边划一个弧线,西边划一个弧线,就构成一个大大的动感圆括号了。此时手握馒头,居高临下,真颇有些傲视群雄、指点江山的豪迈感觉了。

喂不多时,徐庶也来了,抢了一团馒头去。他把馒头连手一起放进水里,大多数鱼都不敢接近,却总还有一两只二楞子,大着胆子过来啃食。这些长年与人类嬉戏的观赏鱼类,似乎已经没有了那么多的恐惧之感,直接把人当成了衣食父母。

我们瑞金的诗人布衣曾经和我说过,徐俊国一定像个孩子,才能写出那么好的诗来。现在,我果然一一见识了他的孩子气。我说:“你瞧,它们鱼贯而来。”他说:“对鱼而言,应该是人贯而来。”然后,他用极浓的山东方言对着鱼嘟嘟囔囔:“你们这些家伙,给你们吃,连句谢谢都不会说,就知道张着嘴巴要要要。”忽然,

他指着一条黄色缀满黑色圆点花的锦鲤说:“你看,那条就是陈夏雨。”我抬眼一望,天哪,胖胖的,穿得花里胡哨的,极实实在地摆着尾巴的,简直神似,越看越像。

我想起前些时我们去蜂巢剧场看话剧。大家在剧场门口拍照,我过去拍时,摆了许久的造型,帮我拍的人就是不按快门。然后我发现他们都看着我笑,一回头,徐俊国煞有介事地站在我身后,鼓着眼睛,与我错着身子,摆的造型比我还夸张,活脱脱一个恶作剧的路人甲。

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,每一个诗人也应该做终生的孩子。

给每一条鱼取一个名字,多么像一首诗里的某一个句子。我们找到了罗张琴,她穿着白色的衣服,缀着金黄鲜红的花纹,游得又快又欢。我们找到了陆辉艳,她浑身只有一种颜色,小小的,安静地跟在大鱼身后走。那条最健壮游动最有力的是邵华栋院长,那条白白的优雅